

# 寻美 杜鹃



寻美杜鹃 (彭静摄)

## □ 若非

人间春日，凉风有信，轻柔地拂过黔西北的百里杜鹃，不知不觉间，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如约悄然盛放。时令刚过清明，到百里杜鹃赴杜鹃盛会的时节又到了。

资料上介绍，百里杜鹃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毕节市中部，因其原始林带宽1至3千米，绵延50余千米得名，是国家级森林公园，2013年成功晋升为5A级景区。据初步查明，百里杜鹃内有马缨杜鹃、露珠杜鹃、团花杜鹃等41个品种，拥有杜鹃花种的全部五个亚属，因此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花园”，享有“地球彩带、杜鹃王国”之美誉。

赴会杜鹃，先邂逅一阵醉人的花香。车出高速收费站，打开车窗时，一阵花香迫不及待地扑进来，钻入鼻孔，沁入心扉，让一路倦意瞬间消逝而去。远远望去，道旁山腰上，几株红杜鹃从绿树掩映中突围而出，一只只火红而热烈的火把，在微风中微微晃动，好像在对我们致以欢迎礼。

4月是百里杜鹃的盛花期，杜鹃以一场辽阔而盛大的绽放，将我们拥入怀抱。沿着木质栈道拾级而上步入杜鹃花海时，会有一种膜拜的意味，像一场庄重的仪式，好像一步步踏入的，是花神居住的院落，须得小心翼翼，把惊叹收起来，以免惊了一朵杜鹃花的盛放，以免扰了杜鹃花神的小憩。直到一次次被杜鹃的盛大震撼，一次次被旁人的惊呼感染，才情不自禁地发出心里的声音：“哇，真美！哇，好漂亮！”一时间，山风过耳，天地混响，层叠的惊叹声此起彼伏，汇成了一组质朴又动人的杜鹃赞歌。

整整一天，我们徜徉在杜鹃花海里，流连于百花坪、锦鸡箐、画眉岭、览胜峰、马缨林、金坡岭，漫步在五彩路、云台岭、健身道、祭花神主题园、落英台，领略了杜鹃花神……从普底花区到金坡花区，从层林深处到宽敞大道，从宛若怀抱的山湾到视野辽阔的峰顶，我们从不同侧面、以不同角度，与百里杜鹃进行了一场深入的约会。最喜的是，矗立数花峰，整个普底花区眺望眼底，数不清

有多山峰层叠如画，更数不清多少杜鹃恣意开放，只觉群山绵延跌宕，杜鹃花海波浪翻滚，一时词穷语尽。如果你有心，带上一台无人机，或者乘坐景区的直升机，以空中视角品味着绵延百里的杜鹃花，更能领略到“花间阡陌·山水归程”的诗意画卷。

大抵是因为生长在一片充满故事的土地上，杜鹃花承载了一方水土千百年来漫长的漫长与古朴，索满深厚历史和人文意蕴。

在百里杜鹃，我曾漫步香奢岭、醉九牛、古道遗迹……摩挲时间留下的痕迹，于历史遗迹中领略中国古代杰出彝族女政治家奢香夫人维护地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丰功伟绩。也曾在红军广场瞻仰纪念碑，感悟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长征过黔西北时的不凡壮举，一时间不知身在何处，只觉历史的足音萦绕耳畔，轰隆的炮声消隐后，映入眼帘的杜鹃便像一束束被革命先贤鲜血染红的火把，生生不息地燃烧在乌蒙大地上……于是，这漫山遍野的杜鹃，便开出了历史的厚重，也开出了新时代的光芒。

杜鹃花，在彝语里叫索玛花，意为迎客之花。在百里杜鹃，每一朵盛放的杜鹃花，都是大自然对乌蒙大地的垂爱，也是上天赐予生长于斯的彝族同胞的福祉。每年3月底至5月初，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百里杜鹃，只为一睹杜鹃的娇艳与壮阔，热情的杜鹃花、好客的杜鹃花，为乡民赶上新生活的快车道，默默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当地还大力发展花卉产业，致力于杜鹃花盆景培植，让每位恋恋不舍的来客，都可以将杜鹃搬回家中。根植于彝乡大地的索玛花，有了芬芳撒播四海的机会与可能。

当然，最好的留住杜鹃的方式，是静下心来，在一株杜鹃花下，听风浅吟，让花香慢慢地，流淌进心里，用记忆留存那悠远无尽的韵味余香。待来年，春再到，花再开时，再聚百里杜鹃。

## 樱桃花盛开的时候

### □ 翟向平

今年年初，正月十七，我去毕节挖来十几株樱桃花，有一人多高。

那天傍晚，爷爷和我挖坑，浇水，培土，将其栽种在屋子背后的空地里。晚风中，樱桃花的嫩芽连同小小的花苞，像找到归宿的人，喜笑颜开，着实让人欢喜。我跟爷爷说，过一两个月，我就回去陪他吃樱桃。可是就在樱桃花大朵大朵地、热烈地盛开的时候，爷爷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直到今天，爷爷在夕阳下拄着拐杖，用矿泉水瓶子装水浇樱桃花的情景，依然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爷爷是晚上走的。他走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尚有余温。我跪在爷爷面前，烟雾弥漫整个堂屋，我看见他瘦小的身躯，靠在叔叔们的怀里，闭着眼睛，面容慈祥。我知道，爷爷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二叔叫我别哭，喊我快去找东西，慌乱中，鞭炮声响起，邻居们围了过来，将门口堵得水泄不通，空气似乎都凝固了。

叔叔、婶婶和姑娘们关上了堂屋大门，给爷爷洗身体、穿寿衣。我找了个角落，背着路灯，忍不住大哭起来，想起了前些天和弟弟的聊天。他说，爷爷这一生太悲苦了：爷爷四岁时就成了孤儿，18年前，奶奶也走了，这些年来，他一个人孤独地行走在这孤独的人世间，到了晚年也是一个人，直到在他离开的前半个星期，子女们才匆匆赶来，陪他走完他生命的最后这段路程。

爷爷的一生是勤劳的。他年轻时，离开了本家老宅基地，在今天我家老房子处，修了一栋长房子，青瓦石墙，是老家一带数一数二的大瓦房。房子有三个出进和一个堂屋；爸爸三兄弟一人一个出进，他和奶奶早年住在堂屋。奶奶去世后，一家人陆续搬了出来，老屋子也渐渐荒废。爷爷生前，常常走近老屋，抚摸墙壁，良久凝望。我知道，爷爷是在回望以往一家子在一起的热闹。

除了老房子，父亲他们三兄弟家的房子，都注入了爷爷的心血。从挖基壕开始，明朗的月光下，在一人多深的基壕里，爷爷挥舞着锄头，将原土一撮箕一撮箕举过头顶；砌墙的砖是自家烧的，每个打霜的天，爷爷背着晒干的砖土块往窑里走去，火光映照在他的脸上，烤得通红；砌墙的时候，他怕砖匠砌歪了，每砌一层砖，他都要牵线量量；至于砖、沙、木材、工具，他便像个管家，准保不丢一砖一瓦、一锤一铲。打房盖是他最担心的，那些年，没有搅拌机，没有传输带，也没有专业的建筑团队。哪家修建平房，打水泥板房盖就像是一个极为隆重的仪式，主人家选定一个好日子，全村人尤其是青壮年都会来帮忙——房盖一定要在一天之内完成。我记得打我家房盖那天，爷爷背砂浆爬楼顶，一箩筐又一箩筐，像个机器，像只蚂蚁，似乎不会疲倦。傍晚，爸爸和几个泥水工师傅给未干的水泥板抹面时，爷爷终于舒展了紧绷着的表情，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虽当年条件有限，但在爷爷奶奶的努力和支持下，我父亲、两个叔叔两个姑妈不仅没忍饥挨饿，还纷纷成家立业，独当一面，我们这一代的兄弟姊妹更是在爷爷的要求下读书习字，没一个荒废学业的。

爷爷的这一生很节俭。有一年过年，爸爸几兄弟一直“责任”爷爷——有人告诉他们，爷爷在老家寨子里捡纸壳，捡瓶子卖。“你家几个大儿子在外头挣钱，一年也挣不少，你为啥要捡垃圾……”那时候，我也跟着瞎起哄，说：“爷爷，你要是缺钱，我都可以给你。”

2020年摔断腿后，爷爷一直拄着拐子，行动不便，但是他还是把房子周围的土地种了洋芋、豆子、苞谷，种旱烟，种瓜果，种蔬菜……到年底，他种出来的瓜果粮食，收拾好堆在屋子里，过年时，子女们回来，用得上的就拿来，用不上的，过了年，他就卖了。今年正月间，他还卖了300多斤玉米粒，卖了500多块钱。

直到他去世的那天中午，我才知道自己的幼稚和无知。我从学校赶回老家时，爷爷躺在床上，盖着薄薄的被子，没有戴帽子，白发稀疏，眼窝凹陷看着天花板。慢慢地，爷爷便不省人事了，只有一口微弱的气息。婶婶叫我赶紧去街上买东西，回来时，看到他们在数钱，是爷爷留下的五万块钱。婶婶递了一叠给我，我鼻子一酸不愿意接——眼前的不是钱，是爷爷种的苞谷，是爷爷捡的的纸壳……

爷爷生前爱给我打电话。他有一部“老人手机”，只会接，不会打。他每隔一小段时间，就会请人给我打电话，接通的第一句话就是：“小九，你哪天回来？”他的声音苍老，又像是在乞求，像是小孩子问打工在外的父母过年要不要回来一样。很多次，我总是以工作忙、带孩子等为借口推脱，其实我应该能想到，挂了电话后，爷爷独自看着门前的几座大山发呆、失落的样子，但我总以为，来日方长。

樱桃花谢了，明年还会再开，可是爷爷不会再回来了。从此，他将与大地融为一体；从此，山川都有了他的气息，大地都有了他的身影；从此，他也不再痛苦，更不会再孤独；从此，对爷爷的遗憾和愧疚，也将伴随着我的一生。

## 金蟾

### □ 左维

# 大山



金蟾大山落日余晖 (郑林华摄)

我第一次知道金蟾大山这个名字，是三年前。

三年前，我接到开赴纳雍县参加东西部协作的任务，在网上搜寻这个山城的信息时，一段“纳雍县最高峰是位于西北部的金蟾大山”的文字引起我的好奇。“金蟾”这个名字，让我不由联想到神话故事里住在月宫的三足蟾蜍，以及“招财致富”的吉祥寓意。因这一座“金蟾大山”，我对陌生山城更增添了期待与向往，只等早日奔赴，一览胜景。

一到纳雍，我与援黔工作小组的同志就投入到紧张繁重的工作之中，大伙仿佛被注入一股无穷精神力，“白加黑”地连轴转，金蟾大山自然是没有时间去的。

盛夏的某天，我到纳雍最西北的姑开、羊场乡督促项目，从曾底坝村养牛场出来，已是下午4点多。回到县城还有两个多小时路程，在盘山路上往回赶时，司机老蔡提醒我：“前面不远，便是金蟾大山，要不要顺道看看。”

见我来了兴致，老蔡像导游般娓娓道来：“这山原本叫‘癞疙宝大山’，‘癞疙宝’就是癞蛤蟆，后来给改成金蟾大山了……这是咱纳雍最高的山，有2400多米。跟广州的山相比如何？”我笑着说道：“不能比喔，广州最著名的白云山，还不到400米。”

老蔡听完，脸上显出自豪的神色，车也开得更快起来。车子沿着之字路盘旋而上，终于抵达一片平缓的台地。这一处风景绝美：台地前方是万丈悬崖，往悬崖外看出去，一座座山包由近至远散落在苍茫大地，像是燕窝里的青艾团子。转头后望，大片峰林映入眼帘，仿佛刚出土的竹笋，尖而青翠。峰林后面，一座高耸的大山拦住了视线。

“那便是金蟾大山。”老蔡指着大山说，“你看那高高扬起的是金蟾的嘴巴，后面则是金蟾的背和躯干。”顺着老蔡手指方向看去，原本毫无新奇的山峰瞬间鲜活起来，有了几分神似。

隔着群山，我算是远远地一睹了金蟾大山的雄姿。往回赶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老蔡一边小心开着夜路，一边继续饶有兴致地攀谈：“咱们县里有一家企业，也叫‘金蟾大山’，出产的红托竹荪品质非常好。”老蔡口中的公司，我有所耳闻，它是县里为发展食用菌产业成立的国有企业。这些年，纳雍依托金蟾大山公司带动了全县两万多贫困群众增收，是全县有名的扶贫企业。

可能是缘分，从金蟾大山回来后不久，我的许多工作，便与这家“金蟾大山”公司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农业发展的关键，是农产品有销路。为调研纳雍农特产品销售情况，我们援黔工作小组来到了金蟾大山公司位于寨乐镇革新社区的种植基地。这片有着九百多个大棚的种植基地，已经获得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认证。公司负责人介绍：“我们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模式，由村合作社按照每个棚每年保底分红，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农户参与食用菌种植生产。”谈及销售情况，负责人面露难色：“虽然我们产品的质量上乘，但销量一直难以打

开，尤其广东市场，几乎还是空白。”

“我们一起想办法。”同事拍着他的肩膀宽慰道。

调研结束后，援黔工作小组想尽办法推动金蟾大山食用菌进入广东市场。恰巧，2020年的冬天，广汽集团准备到纳雍采购一批农特产品，经推荐，广汽集团最终采购了包括金蟾大山食用菌在内的农特产品1300多万元。再往后，随着消费帮扶不断深入，金蟾大山的食用菌陆续走进广州的商超、食堂、市民餐桌，成为在大湾区走俏的又一张纳雍“名片”。

转入乡村振兴阶段的第一年，广州要求每个结对县区高标准建设一个粤黔协作现代农业产业园。援黔工作小组在综合比对规模效益、带贫能力、发展潜力等方面后，与县有关部门最终商定依托金蟾大山公司，聚焦食用菌产业，共建广州天河·贵州纳雍粤黔协作现代农业产业园。启动区就选在金蟾大山公司位于革新社区的种植基地。这片种植基地面积大，离高速公路口近，周边土地平整，有可持续开发的空

间。2021年，我们在这里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500万元，改造智能化大棚、建设研发培训中心、出菇房等设施设备。2022年，更是大干快干的一年，化作林下种植基地、农产品交易中心、成品包装生产车间等一系列大项目如雨后春笋，迅速建成使用。经过两年建设，园区范围从革新社区扩展到多地，园区一二三产业均得到投入发展。我们还联引了3家东部企业进驻园区，布局商品流通领域，帮助销售金蟾大山食用菌在内的纳雍农特产品。产业兴则百姓富，周边群众从土地流转、务工、分红等渠道获得了更多收入，仅革新基地，2022年就发放工资200多万元。

按照产业园五年总体建设规划蓝图，未来，天河和纳雍将携手做大做强食品精深加工业，提高农业附加值，拓展就业岗位，增厚利润分红，把金蟾大山真正变成农民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2022年的中秋，我留在了纳雍过节。借着假期，我终于得以去到金蟾大山，了却心愿。

从纳雍县城往西北方向足足走了80多公里，我来到与赫章县松林坡乡交界处的金蟾大山脚下。站在山脚，抬头仰望，巍峨的山体耸立着，也许是海拔过高的原因，陡长的山坡上并无乔木生长，只长满矮竹和青草，间或几丛灌木，在风中摇曳。一路上，遇见山民和放牧的羊群，恬静悠闲地散落在山风吹起的绿色波浪中。登临山顶，极目四望，黛青色的群山起伏连绵，直至天际。崇山峻岭间，一条灰白色的山路蜿蜒盘旋，串起山间坝子里的点点村落，菜子地、戈落、曾底坝……那些熟悉的村庄就散落其间。金蟾大山公司羊场、锅圈岩种植基地亦在不远。再远处，杭瑞高速、厦蓉高速架桥穿洞，通达海。

80多年前，红军长征翻越此地，毛主席曾留下“乌蒙磅礴走泥丸”的感慨。今天，天险终变坦途，曾经“苦瘠甲天下”的乌蒙山区也旧貌焕新颜。再过20多年，我还要登临金蟾大山，到那时，山海携手共同富裕，金蟾山下的美景定将更加灿烂！

## 春风吹过兴隆河

### □ 哑木

#### 乌蒙山

为了接纳从北方过来的人民  
乌蒙山从大地深处应时而起  
为了有解渴的清水，溪流  
逐渐汇聚，形成了兴隆河、洛泽河  
为了活命，荞麦、土豆、玉米  
逐一被种下，又获得了丰收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乌蒙山脉  
壁立依然千仞，道路依旧羊肠  
但村庄已经星罗棋布，孩子们  
身披阳光，获得了健康成长  
他们上山放羊，下河摸鱼  
走出乌蒙山，又日夜回望  
我在山中行走，看着留在山中的老人  
他们对我微笑，牙齿洁白  
我也对他们微笑，放眼望去  
乌蒙山啊，或许是因为近视的缘故  
这满山的树木、石头、流水  
各自为阵，又浑然一体

#### 兴隆河

兴隆河是一条小河  
两岸的人民，穿着花花绿绿的长裙  
唱着听不懂的歌谣。  
河边还长满了猩红的樱桃  
吃一口，甜到了心里  
再吃一口，就有了  
长居兴隆的想法  
我在河边行走，回味着  
该是什么样的阳光，河水，人民  
才能孕育出兴隆河畔的风光  
我大概知道的是  
兴隆河住下流淌，变成了牛吃水河  
牛吃水河再流淌，变成了洛泽河  
洛泽河啊河流，汇聚成了长江  
长江最终变成了，茫茫海洋  
海洋不知道的是，她曾经在兴隆  
映照着红红的樱桃，还有我  
笨拙的身影，等着你的到来  
犹如等着我，既定的宿命

#### 再写兴隆河

再次写到兴隆河，有人从河畔起身  
踏进了兴隆河里  
河水温柔，但从不为谁停留  
我们在岸上看着他，哈哈大笑  
他在河里，也哈哈大笑  
嘴里还唱着，欢乐的歌谣  
是的，兴隆河，多少人  
来了又去了，又有多少人  
去了又来了。但河水  
不舍昼夜，依然哗哗啦啦  
毫不停歇地流着  
我想起无数个我，从1985年开始  
一年一年地活着，从儿子活成了父亲  
从父亲要活成爷爷，直到命运尽头  
就像兴隆河，从第一滴水珠开始  
直到活成一条江水，看着两岸人民  
换了一茬，又换了一茬  
尽管我前面还有无数个我在等着我  
尽管我后面已经有无数个我跟着我  
但我终将离去，不比兴隆河  
轰轰烈烈，永无断绝

#### 春风吹过兴隆河

春光美，心花怒放  
春风就按捺不住，一次次吹过  
兴隆河。  
春水岸边，一群花花绿绿的女人  
转着圈唱歌，歌声唧唧呀呀，透云霄  
也有在洗衣服，水花流  
哗哗啦啦，不解忧愁  
也有在的樱桃树下玩耍  
绿鬓朱颜，绿的是叶子  
红的是樱桃。  
只是绿暗红稀，时光太快  
春风才又吹了一次，树下  
玩耍的姑娘，就换了一茬  
又一茬。  
我在春风里，发呆，惆怅  
看着兴隆河，在春风里  
荡漾着银子似的光芒  
看着春风，一次次吹过  
你的额头。任凭春花  
拂了一身，随水东流

